

风过黑矾沟,散落碎瓷片;河载流年长,沉淀岁月漫漫。

陶土为伴,窑火为魂,于黄土沟壑、黄河岸畔,藏着一段被时光温柔珍藏的北方瓷韵。它承载着黑矾沟的文明根脉,浸润着古窑的岁月风华,更映照着黄河沿岸各族人民共生共荣、烟火永续的人间温情。

黑矾沟,静卧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窑沟乡西南山下、黄河之畔。因沟谷蕴藏天然黑矾,便得了这般朴素直白的地名,却把黄土沟壑的慷慨与天真都说尽了。这里并非仅有黑矾,也是一方优质陶土的摇篮。那细腻如脂、黏性深厚的泥土,是黄河亿万年沉积的馈赠,更是黑矾沟800余年制瓷史的根基。正是这方水土,让这里的百年窑火如黄河流水般生生不息,淬炼出北方民窑独有的粗犷与厚重。

自宋元伊始,至明清鼎盛,黑矾沟已然成为北方民窑磁州窑系在晋蒙交界之地,最重要的传承与文化传播枢纽。这片被黄土与青石环抱的幽深沟壑,曾是磁州窑一脉烟火最盛之地,当年窑火熊熊跃于黄土坡间,烈焰映空,窑烟漫谷,染红黄河两岸晨昏朝暮。数百年间,碗、盘、杯、盏等各式日用瓷器源源出窑,顺着沟谷的小路,走进寻常百姓家,盛满了一方水土的三餐四季。

当地流传的乡土快板朗朗上口:“黑矾沟,出黑矾,还有著名的花大盘。火罐钵钵油灯盏,花碗、盘碟、浆米罐、酒盅、瓷碗、大磨盘……”质朴的唱词声真切,道尽黑矾沟古瓷深植民间、烟火相融,与寻常生计血脉相连、相生相依的深厚情缘。

流年往复更迭,一脉不灭的窑火在黑矾沟这片土地生生燃烧,一燃便是数百年春秋。这一簇不灭的火焰,不仅淬炼出绵延800余年温润醇厚的瓷韵匠心,更以一件件出土古瓷为实证,将黑矾沟源远流长的制瓷文脉,作为清晰确凿的历史坐标,向前精准推进了悠悠数百年。

据记载,1993年于黑矾沟村北坡古窑的发掘现场,出土一具盛纳先人骨灰的陶罐,罐内安放两代逝者遗骨,陪葬八枚铜钱、一支铜簪,皆是旧时寻常人家珍重留存的念想。尤为珍贵的是,罐口以青石封压,白瓷盘覆盖守护,石面上篆刻铭文清晰可辨:“大定十年七月廿四合葬父(杜云金),母(何翠芹)”。孝男:杜林,杜明。”

经文物专家研究,墓葬出土的白瓷罐、白瓷盘,胎质细腻,釉色温润,器型质朴,从手工制法、烧制工艺到整体风貌,皆与黑矾沟本土手工白瓷一脉同源、气韵相合。这一考古清晰印证了黑矾沟窑火赓续不息,手工制瓷历史悠久,至少已绵延800年。

泥土深处传来的回响,与乡村那曲脍炙人口的乡土快板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共鸣。当考古铲揭开尘封的面纱,那一只只形制素朴的白瓷盘、庄稳重润的白瓷罐,便如旧识般重入人间。它们不再是辗转于口头的空幻传说,而是可触可感的历史实证,将“黑矾沟,出黑矾……”的乡土快板,化作了触摸得到的岁月纹理。一纸厚重史料,一方实证古瓷,共同印证着黑矾沟窑火深植民间的深厚根脉。

当这些沉睡百年的古瓷重新焕发生机,便不再只是陈列于博物馆的文物,而是流淌在塞北大地上的文明血脉。它们从泥土中醒来,诉说着黑矾沟从古至今的烟火故事,也续写着黄河岸边匠心传承、窑火永续的崭新篇章。

四月风清,春染黄土。我们循着百年窑火余温,踏访清水河县黑矾沟

我偏爱老屋顶上的雨,不是城市里敲打着玻璃窗的急促声响,是顺着青瓦的弧度,一点一滴,慢慢坠下来的温柔。

老家的屋是青瓦顶,年岁久了,瓦面泛着湿润的灰黑,缝隙里偶尔还会钻出几株细弱的瓦松。每逢雨天,天地间便只剩下雨落瓦面的声音,先是细碎沙沙声,像谁在轻轻摩挲纸张,雨势大些,便成了连绵的轻响,不吵不闹,裹着整个屋子。

我总爱搬一把旧椅,坐在屋檐下听雨。雨水顺着瓦当垂落,连成一帘薄薄的雨帘,把屋外的世界隔得朦胧。地面上的青石板被打湿,泛着深润



百年窑火照河川

□张瑞秀

黑矾沟古窑 广生 摄

古瓷窑遗址。

车行蜿蜒山道,黄土沟壑春意初萌。行至黄榆树塔村,我们停车驻足,在村口树下,邂逅了91岁的“河路汉”——王再老人。

老人静坐在嶙峋的老榆树下,目光遥遥望向远方奔流不息的黄河。滔滔河水漫过岁月风尘,似是一瞬间,唤回了他的尘封半生的往昔记忆。

良久,老人缓缓开口,嗓音浑厚沙哑,如同河底历经磨洗的黄河石。他说:“早些年,黑矾沟的窑火旺得很,日夜烟火不断。匠人烧出的碗碟盆盆、坛罐瓮瓮,粗朴敦实、耐摔耐用,都是寻常人家过日子离不开的好物。一件件瓷器捆扎妥当,先由驴马驮着踏出深山沟壑,再辗转转到黄河渡口,搬上木船,乘风破浪而行,顺流谋生,逆流打拼。这些瓷货沿着黄河水道,远销河套、宁夏等地,也借河道接驳转运、渡河往来,运往三晋大地的街巷阡陌、农家灶台。那时侯啊,河面船只往来多,岸上窑火朝夕不息。一条黄河,把好几地人的烟火生计,紧紧连在了一起。”

辞别老人,一路前行踏入黑矾沟深处。喧嚣便被远山隔绝,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了脚步,静静流淌在沟壑之间。脚下黄土层里,满目皆是斑驳细碎的古瓷残片。釉色经风雨侵蚀早已淡去,捏一片在手,仍能摸到当年高岭土与窑火淬炼过的温度。抬眼望向沟底与半坡之间,一座座或完好保存或残垣斑驳的古窑依山就势、错落而立。窑身皆以大小匀整、打磨平整的长方形石片层层垒砌,通体呈古朴敦厚的馒头形制。灶口留着经年烧火的膛洞,侧壁嵌着通风透气的孔眼,静静藏在疏枝蔓叶之间,于荒寂沟壑中自成一道沉静风物。它们在此伫立守望,历经800多年晨昏寒暑,将曾经烟火升腾的文明长卷,说与日夜奔流不息的黄河听。

这些散落尘埃的无言瓷片,这些矗立山野的千年古窑,既是塞北瓷韵流转的遗存,亦是黄河古道风雨沧桑的不朽见证。它们无声镌刻着岁月过往,记录着大河两岸各族邻里守望相助、相融共生的温情岁月。

当风尘仆仆的足迹踏定这片厚重土地,每个到访者心中都会生出同样的叩问:这长约2500米的河谷内,究竟藏着怎样的过往?答案,不在书卷史籍的寥寥记载,而在一座座馒头窑历经沧桑的残垣断壁之中;在一方方浸润山水灵气的原生窑土之内;更在薪火相传的匠人文脉之间。

800年前,这里的匠人取黄河岸

边独有的高岭土,以火为媒,以土为魂,烧制出的瓷器独蕴风骨,粗简的草花纹样,不事雕琢,浑然天成。粗粝肌理藏着黄土本色,蓝花意韵连着大河风月,一器之间,藏着农耕文明的温润细腻,纳着游牧文明的豪迈苍茫,两种文明在此碰撞、交融,凝练成穿越时光的文明印记。

明末清初,伴着“走西口”的迁徙大潮,无数雁北渡黄河而来的口里先民,越山关,辗转塞外,把中原成熟先进的制瓷技艺带到了这片土地。他们与当地民众并肩耕耘、朝夕相守,在黑矾沟开窑立业,造就了张、李、薛、康四大陶瓷世家,28座窑窑烟火相继。那些历经岁月留存至今的陶瓷器物,无声诉说着地域文化的深度交融,成为民心得以相通、文脉得以赓续最鲜活的见证。

我们在历经岁月沧桑的馒头窑前徘徊良久,迟迟不愿离去。斑驳窑壁间,那被千年窑火灼烤出的焦黑痕迹,依旧触目可见。清风穿过残缺的窑门,卷起漫天细碎的瓷尘,恍惚之间,似能看见数百年前匠人们各自忙碌的身影。他们有的赤着臂膀,在制坯作坊里揉泥、拉坯、修型,指尖划过湿润陶土,把黄土塑的厚重与沉稳,揉进每一件瓷器的弧度与风骨;有的执笔蘸釉,在素净瓷胎上勾勒缠枝花卉,将中原的温婉与草原的辽阔,一同熔进釉色之间;有的守在窑口,昼夜把控火候,看窑火由明转暗、由红变青,在不息的烟火里,静静等待一捧普通泥土,浴火涅槃为温润瓷器的人间奇迹。那些素白莹润的瓷胎、灵动鲜活的彩绘,自古老窑火中淬炼而出,顺着黄河水路,走进人们的灶台、案头与窗前,成为烟火人心里最贴心的日常陪伴。

百年窑火,既见证过盛世繁华,亦历经了岁月沉寂。随着现代工业陶瓷的兴起,黑矾沟的窑火渐渐熄灭,一座座馒头窑归于寂静,只留下断壁残垣与满地瓷片,在苍茫黄土上静立无言。然而,文明的火种从未真正熄灭。黑矾沟窑窑遗址获“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内蒙古二十大新发现”,得到悉心保护与修缮;清水河窑瓷成功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老的制瓷技艺被重新挖掘、整理与活化。

黑矾沟沟谷狭长蜿蜒,上山的道路崎岖坎坷,沟谷深处,门户稀疏。我们先登上山顶,探访那户独居人家。下山途中,又来到谷底,寻觅谷底唯一的一户炊烟。在黄土院落与老窑残垣之间,侧耳谛听一段段关于窑火、匠心

与乡愁的往事;俯身打捞那些散落在民间、弥足珍贵的制瓷记忆,追寻那些赓续窑窑文脉的文化传承人。

在清水河县黑矾沟的黄土沟壑间,窑火熄灭数百年,而张选,便是这缕烟火的第九代守护者。这位生于1940年的耄耋老人,指尖依旧留存着黑矾沟窑瓷数百年传承的温度。其家族自明末清初“走西口”迁至黑矾沟,承袭杜家窑窑瓷技艺,把北方磁州窑系的粗粝与灵动,深深烙印在这道黄土坡上。

早年,张选执掌清水河县建筑陶瓷厂,以匠心推陈出新。他优化烧制工艺,让成品合格率跃升至95%,年产瓷器30余万件;陶瓷厂生产的釉面砖入选北京“亚运村”工程,更远销日韩,使黑矾沟窑瓷走出高原,成为地域文化与工业文明交相辉映的典范。然而,当时代浪潮席卷而来,传统窑火渐趋黯淡,可他却没有止步,反而在2017年设立清水河(陶)窑瓷个体工作室,免费授艺,让失传民间的制瓷技艺重新点燃火种。

村里的老树苍劲挺拔,一如山顶那位老人,大半辈子都与古瓷窑血脉相连、割舍不断。提起张选,老人的话语里总带着敬重与心疼。她说,张选的心早已拴在古窑上,眼睛始终落在白瓷间。在黑矾沟窑火最冷清的年代,周边匠人纷纷转行、外出谋生,唯有他,守着几近坍塌的祖窑,一守便是半生,硬是没让祖传的手艺断了根脉。

老人娓娓道来,此生最让她倍感欣慰的,从不是黑矾沟曾烧出多少精品瓷器,而是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走进黑矾沟,愿意捧起一抔陶土,愿意坐在拉坯轮前,让古老的窑瓷看见新生的希望。

一方水土育一方匠人,一脉窑火承千年文脉。除了坚守半生的张选,黑矾沟康氏制瓷世家,同样深耕窑瓷沃土,赓续百年文脉,与张氏同心同行、共护窑火。康雄作为康氏第八代匠人、资深工艺美术匠人,深耕传统陶瓷创作数十载,既熟稔全套古法制瓷工序,又懂创新研学传播之道。他立足黑矾沟本土文化,深挖黄河、黄土、窑洞地域特色,把乡土情怀融入陶瓷创作之中,让古朴粗瓷兼具古韵新意。同时常年扎根乡村研学一线,耐心讲解窑瓷历史、手把手示范制瓷技巧,倾力普及非遗文化,拓宽黑矾沟窑瓷的传播路径。其子康世豪接续父辈匠人,深耕实操一线,潜心打磨每一道制瓷工序,严守古法烧制标准,踏踏实实传承核心技艺,稳稳守住窑瓷根本。父子二人并肩同行,一人深耕创新传播,一人坚守实操本源,新旧相融、守创并举。

如今,张氏家族匠心绵延十代,康氏家族薪火传承九代,两代匠人、多户世家同心相守、并肩发力。沉寂多年的黑矾沟重焕烟火生机,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看古窑、观白瓷、学手艺;拉坯转轮的吱呀声重回山间,窑火燃烧的袅袅烟火在风中飘散。那一双双沉稳有力的手,抚过的不只是一捧捧湿润陶土,更是跨越800年不曾中断的匠心坚守,是地域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

暮色渐浓,黄河在远处静静流淌,落日余晖洒在黑矾沟的馒头窑上,给残垣与瓷片镀上一层温暖的金光。我们知道,这束光,照的是古窑遗址,是800年窑韵,更是张选老人与一代代匠人不懈坚守的坚守。

黄河不息,窑火不熄,泥土成瓷,匠心永续。黑矾沟的故事,还在黄河岸边,静静续写。

山水人文

慢得恰到好处。偶尔遇着雨天,站在窗前,还是会想起老家屋檐下的雨,想起那些被雨声包裹的安静午后。

原来诗意从不是刻意追寻的风景,不过是寻常日子里,一段无人打扰的清闲,一场自然落下的细雨,一份心底最简单的平静。

瓦檐的雨还在记忆里落着,轻轻缓缓,不曾停歇。那是时光留给我最温柔的印记,朴素,安静,却藏着最动人的人间清欢。

乡土炊烟

有意思的物件,我常驻驻足观赏,目色流连。

比如,荷叶与小柿子,认为它们是季节里有趣的叶和果实。

硕大的荷叶,把它视作叶盏,恣肆地张开,里面盛有水珠,在绿盏里滚来滚去。我甚至觉得诗会可以挪到荷塘去开。租几条柳叶艇舫舟,人站在舟中,手扶一枝高过三尺三的荷叶盏,里面倒二两清酒,凑近叶盏,趁着荷不倒不歪、不倒不斜,将盏中酒,一饮而尽。

荷叶盏用来饮酒,继而觉得古代文人们的聚会,不必拘泥于那种几个人端坐在小溪边的曲水流觞。虽然酒杯停在谁面前谁就得端起的规则,自带一种天然乐趣。但倘若换作荷叶盏,饮酒的方式将变得更浪漫,想必会有洞天,还能闻到湖荡气息。

荷叶盏,多好听的名字。它可用来盛酒,亦可盛雨点,实在是个有意蕴的东西。柿灯笼,听着就是个象形的名字,再看它的外形,更觉贴切。

为什么灯笼做成柿子形状就有趣呢?大小、色调,都惹人喜欢。灯笼和柿子相差无几,其形其状,一定玲珑可爱。

柿子形状的小灯笼,精巧不精巧?倘若让一位美人拎着,走过一棵缀满红果的树,那画面流淌着经年的诗意。天幕是深蓝色的,橙黄的灯笼在夜色中闪现。那一簇跳跃光采,发散出柔和的光,让对面走过来的天涯行旅人,不觉孤单。如果有某位古代诗人,手执一盏柿状小灯笼出门访友,脚踩一地碎月光,震落草叶上的露珠。那个夜晚,属于诗,属于交情,属于美妙。光晕映照下,人走灯移,那只被暖光点染的“柿子”,通体透明。

小灯笼之趣,在于灯笼小,而人影大。远远地看,点亮天地一隅,光源向四周扩散。关键是灯笼像柿子,柿子又像小灯笼。两者之间,不知道谁像谁?

柏树的果子和一种不知名字的蒴果花,我觉得它们是树中、藤草中,有趣的小果与小花。

柏树的果子,粉绿色,有淡淡奇香。四个“小瓜子”向外伸展,就像小凳子的四只脚,我们管它叫婆婆凳儿。

凳儿就是凳儿,怎么变成婆婆凳儿?我们许多人都是外婆辛苦带大的,坐在凳子上吃饭、晒太阳,我们都有一只小小的、矮矮的婆婆凳儿。

婆婆凳儿,有趣。孩子坐在上面玩跳马,双手抱着凳子,起身一跳一跳地向前挪动。

婆婆凳儿在老巷子里的托儿所也透



凡物之趣

□浅水

着趣味,每个小孩,一人抱着一只婆婆凳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婆婆凳儿是支撑孩子单独坐立的坐具,与木椅、藤椅、太师椅、方凳、长板凳、小马扎等,同属一类,是能让小孩平稳落座的物件。

芸芸万物,欢愉可爱,时有一物相似一物的神奇。我想起有趣的花,会想到小小的金刚脐。

有这样一种花,极像家乡的传统面食——金刚脐。老面发酵,贴炉壁上用炭火烘焙而成的面饼,外脆内软,呈焦黄色,口味有咸有甜,适合不同的口味、不同的人。

一丛野生的草本植物,细细的叶片毫不起眼。引人注目的是叶茎之上结的花,挂着一只只金刚脐。

小金刚脐就缀在一丛藤蔓上,这就非常有趣。寻常的花,生于蓬野之上,自生自灭,没有人照管,它却偏偏结出好多小金刚脐。

这种像金刚脐的花,是蒴果花,类似栾树花,里面有小小种子。蒴,是开裂释放的意思,竟酷似民间的面饼小食,让人一见到就想到能饱腹充饥的金刚脐。

荷叶盏与柿灯笼,婆婆凳儿和小金刚脐,各有意蕴。凡物之趣,尽占天时与情韵。

且听风吟

草地絮语

□戈三同

乌珠穆沁芍药花

转眼花开了。转眼花又谢了
短暂的花期如决绝
谁也挽不住,群山环抱也挽不住

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些美的事物稍纵即逝

但这并非是无礼
也并非是无缘由

它们抽身而去,也只是
从欣赏美的眼睛里,删去
它们可能被秋风吹,憔悴的那一幕

蘑菇圈

围了一夏天,围住了什么呢
那么多兄弟,并肩而立
这貌似铁壁合围
除了围住几簇青草、三五蝶虫
和云彩几许
我不知道继续围下去
它们还能围住什么
但我可以肯定,它们能围住白胖的自己

青草

风一吹,一丛坡地上的草
羞答答地,率先绿了
只是四野空阔、哑寂
远近还没有另一棵草的应答

只是身无可依,心无可依
心思兀自摇曳着,也无可依

只因刚刚抖净泥土
嫩绿的半截穗,也还没扎好
就在一头莽撞的牛犊
放电的眼眸前,突然走了光

苏尼特驼羊

一头驼羊走进羊群,像人群里
突然混入一个老外
但羊们,并没因其相貌而抵触
冷漠或排外
驼羊,也没因个头高大
举止霸凌。像以此回个礼

空气微凉,天地敞阔
低头啃草的羊们
各自裹紧大皮袄
而驼羊也裹紧了,比大皮袄
还温暖
来自四方的关注和爱抚

那时,羊群走远,羊群看不见了
只有一个云团似的
高挑的头,隐约可见
它忽左忽右
与冒头的花草,打着招呼
与扑面而来的苍茫,打成了一片

晴青

旷野空蒙,远山不语
一群晴青的羊,忽而相凑,像在耳语
忽而散开,又像找寻一段遗落的时光

忽而跟风跑,嘴巴掠过云彩
掠过一片草根的斑瑕。忽而止步
扬头,如扬起一只只拳头,撞向大地的腋窝

而率先从大地松开手,掖了一冬
紧裹的口袋里,摸出几芽嫩绿春
天的

往往是睿智的、最大胆的那一只头羊

夜之蒙古包

如一只巨大的贝壳
深嵌在旷野。月明星稀之夜
它散发的光泽,温润、闪烁
却不被这黑夜吞没

多少次,我离开这里
又有多少次,寻宝一样原路返回

多少次,我信赖
并醉卧其中。看茫茫寂静
如何被它吸纳,孕育
吐出穹顶一片珍珠似的星星

诗星空



大漠驼影 江峰 摄